

2021年1月《王文沪自选集》由青海人民出版社付梓发行,这是王文沪先生自《站在高原能看多远》《在季风中送行》之后出版的第三部散文随笔集。自选集中收录了70篇王文沪先生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散文随笔(含微信作品、文言文小品),展现了王文沪先生的创作风貌、创作成就。

王文沪先生的作品思想独到、文风隽永、厚重典雅,尤其是他娴熟驾驭文言文的能力,在当代文坛属凤毛麟角。自选集中收录的十篇文言文小品意境悠远、文笔凝练,充分体现了王文沪先生深厚的文学根基和文化修养。本期《昆仑·读书》特刊登《王文沪自选集》自序以飨读者,并向《王文沪自选集》的出版表示祝贺。

昆仑·读书

《王文沪自选集》自序

◆王文沪



汉字,会写普通书信的人,都可以铺开稿纸,拟出一个像是文学的题目来,没人笑话你。甚至连语法都不过关的人,也可以酝酿起作家梦来。在某些特殊条件下,文学创作甚至会变成一种时尚。难道不是吗?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替之际,冰冻了十多年的思想和文学领域一旦融冰,被压抑、被禁锢的精神世界立即勃发出潮涌一般的活力。文学是喊出怀疑、释放诉求、张扬个性的主渠道之一。一时间,多少青年羽扇纶巾,逸兴遄飞,纷纷拿起钢笔和练习簿,学写诗歌、小说和散文。真正是趋之若鹜。

初出茅庐的我,也是其中的一个“鹜”。

后来的情景呢,却印证了文学创作的另一个法则。这个法则像极了一首青海花儿所表达的:

上去个高山(者)望平川,  
平川里有一朵牡丹。  
看去(时)容易着摘去(时)难,  
摘不到手里也枉然。

是啊,闯入大门容易,搞出点名堂很难。最终会发现,初心易改,才气易尽。唯有综合学养、生活积累、洞察能力和执着程度,才起决定性作用。

几度风雨过去,当初争先起飞的庞大羽阵起了变化:有的知难而退了,有的销声匿迹了,有的敛羽倦游了。有的还在飞。但只有极少数健鹤,逸群而出,直冲六合。

与此同时,那些更为年轻、天资不凡、有备而来、目标明确的人渐渐引领了文坛风骚。这大家都看到了,毋庸赘述。

我这只“鹜”虽然始终飞不高,但也一直在滑翔,这也是有原因的。

许多人以为我出身书香门第,非也。我出生在黄河之滨一个普通农家。父亲是个读过高小的农民,爱写字、爱看书。有时喝了点酒高兴了,会把小学尚未毕业的我叫到跟前说:“秀才秀才你甭(读bao)笑,你写个鼃鼃蛟龍鳖龟鼃。”见我一脸懵懂,就用粗壮的手指头蘸一点酒,在八仙桌上把这七个字写出来给我看,然后读出声来:“yuan、tuo、jiao、long、bie、gui、zao! 记住了没?”

但父亲可不是孔乙己,他靠力气吃饭。健壮,勤快,有点幽默,是个崇尚文化的庄稼人。

受他的熏陶,自髫龄始,我也爱看书。但家里只有一本《三字经》、半本残破的《幼学琼林》、七八册木刻本《聊斋志异》,还有一本倒是比较完整,那是父亲用糞子反复加固了封面的《姚选唐人绝句诗抄》,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,尽管好多字都认不得。

一个亲近书籍的少年,学校作业少得经不起做,书包轻得让肩膀感到无聊。目光所及,凡是写有文字的器具或纸片,都是珍物。但常常是两眼空空。就这样荒凉地读完了小学。初中不是读完的,而是混完的。在教学课时被大量劳动课挤占,以及众所周知的原因,在几乎丧命的窘迫中,能混到毕业已属不易。上高中时,我所在的学校,已经连续两年高考录取率为零。

侥幸考上了大学,亡羊补牢的机会来了! 尤其是大一期期末考试,我写的文学短评竟被老师怀疑是抄袭之作,我的气恼和委屈只存在了三秒钟,就被兴奋代替,信心陡增。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,不到两年,亡羊补牢的梦想被碾得粉碎。不仅羊没了,牢也没了,还能补

什么?

扯这些陈年往事,是说明:先天严重不足,后天又欠苦功,早就决定了我成不了大气候。由于有这点自知之明,我不从规划什么写作目标。打鱼少、晒网多;三更未见灯,五更未闻鸡。有朋友不满意我胸无大志,没能更上一层楼,颇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。我则并不惭愧。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环境、时代和自身禀赋三要素的制约,这是铁律,有什么好惭愧的。我的惭愧在别的方面,前文已经说了。

可有一样,懒于进取不等于粗疏为文。我从不轻率命笔。宁肯不作,也不“苟作”。我也不能容忍作品有文字瑕疵,几乎到了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程度。我苦苦地追求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,几十年如一日。在这一点上,我差不多成功了。

我一向厌恶轻薄为文,也不认同远离人间烟火的书写。如果不把自己视为桃花源中人,那么,凡是值得给读者一说的欢欣和沉重、感悟和焦虑,分明都与历史的根脉和现实的风雨有某种联系。所以,要说就说说点有意义的,哪怕还有偏激,哪怕矢不中的。比如,我们现正处在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,这一过程中所有的震荡、裂变、迷茫、希望和奋斗,天天在我们身边发生,这是最不应该被写手们忽视的变化,我能装作没看见,一心钻进象牙之塔吗?

我在自述诗中写道:

柳舞风中非炫技,  
秋虫不鸣心难安。

嗚呼! 秋虫之声,固无当乎雷鸣;  
戔戔之文,岂可有负于寸心乎?

2021年春日

一般来说,出书总得请人写篇序言,以期借重他人推介,引起读者兴趣。我以前出的两本书都是自序,这次要不要请个人写,很是纠结了一番。如果一再自序,会不会有自傲之嫌?

以我薄面,请个名家写序,料不会被拒。但我最终没有这样做。原因很简单,请人写序是给人增累,不是奉送快乐。对此我深有体会了! 我一生给人写序甚多,几乎没有一篇是自愿的。或因难辞之请,或为情势所迫,不得已而为之。而一旦答应,又不敢敷衍人家,必欲言无虚意、文无陈词而后已,搞得自己很苦,以至于到后来“闻序而惧”。既如此,己所不欲,又何必施与人? 更何况读者在意的是你的货色,而不是写序的人。

对于出书,我态度已经大变,不再像年轻时那样,想到新作即将付梓,会从睡梦里笑醒。年迈心懒,百事淡漠,固然有之;最主要的是,我逐渐不大看得上自己的作品了。我于文字,向来既挑剔别人,也挑剔自己。每翻阅一次旧作,就新添一分惭怍。当初颇为敝帚自珍的东西,过几年再读,感觉并没有那么好;十几年后再读,竟发现有一半以上篇章入不了眼!

后悔是基本心态了。尤其在当今这个印刷品多到令读者麻木的时代,不去凑热闹也罢。这一次,如果不是青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一再鼓励,我断不会再有想法的。既难坚辞,那就严选痛删,把稍不称意的尽数剔除,增加若干近作,整治出一本自选集,也不失为弥补前愆、回报读者的一个机会。但是这本自选集,出版后会不会又让自己后悔? 我不敢说。

对于写作,我一直以业余爱好视之。既难舍弃,也难痴迷。我本来就是报人。当记者,当编辑,当把关者;做策划,做调查,做领头羊。现在看来,这个职业也还不错,它培养了我一以贯之的现实关注意识,赋予了我更宽广的取材视角。我的不少作品就是文学对新闻的二度发现。

虽然人们常说,专业的事情需要专业的人来做,但文学创作有点特别。这个领域不设门槛,不需要准入证,谁都可以溜达进去试一把。但凡认得常用

昆仑·原创

蜡梅飘香

◆师正伟

元旦回到老家,院子里一阵暗香扑鼻而来,清雅醉心,只见墙角的一树蜡梅迎寒怒放,遒劲笔挺的细枝上,那一朵朵金黄色的花骨朵,盈盈似蜜蜡,艳艳若绒球,每一朵都在枝头熠熠生辉,在冬日的暖阳下,正用一抹清香向新年问好,给人一种春天般的温暖。

蜡梅,别名寒客、久客和素儿,又称为黄梅花、香梅、香木,在《中国植物志》里,蜡梅是蜡梅科蜡梅属,而梅花则是蔷薇科李属。只因两者都有一个“梅”字,都是先开花后长叶,又都具有芳香气,且都为冬春季开花,所以不少人常常误认为两者是同一品种。唐代以前,蜡梅常与梅花混淆。

宋代范成大所撰《梅谱》说:“蜡梅本非梅类,以其与梅同时,香又相近,色酷似蜜脾,故名蜡梅。”在诗词之外为蜡梅定义。其后李时珍也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对蜡梅做出了“此物本

非梅类,因其与梅同时,香又相近,色似蜜蜡,故得此名。”的判断。至于人们常将“蜡梅”说成“腊梅”,是因为它在腊月前后开花而得此名。

蜡梅是我国特有的珍贵花木,栽培历史悠久,分布范围较广。唐代杜牧诗云:“蜡梅还见三年花。”由此可以说明,至少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已栽培蜡梅,并用于观赏了。苏州的虎丘、怡园,上海的松江、奉贤和嘉定都曾发现明、清两朝的古蜡梅树,松江县方塔附近有500年生古蜡梅树,年年抽枝开花,生机盎然。

如今,蜡梅遍植大江南北,成为点缀冬景的名贵观赏花木。在我国,蜡梅品种不多,一般按花色花形分类。若以花心颜色论,有素心和荤心两种,素心者其花瓣、花心、花蕊为黄色,绝无杂色相混。荤心者,外瓣黄色,内瓣中心常有紫斑,花色不纯。

蜡梅常见的有狗英蜡梅、荷花

蜡梅、磬口蜡梅和素心蜡梅。狗英蜡梅又名九英蜡梅、狗牙梅,花形小而香气最淡,花瓣狭尖而带紫,常用作嫁接砧木;荷花蜡梅花朵大,花瓣圆,上部敞开,形若荷花;磬口蜡梅又称檀香蜡梅,花大瓣圆,晶莹透明,香甚浓郁,花开半含,形如磬状;素心蜡梅花形近似磬口,花瓣、花心和花蕊一律黄色,是蜡梅中的珍品。

今岁有蜡梅,人间有确幸。蜡梅是素净的花,雅而不俗,香而不腻,一枝上点缀有几朵金黄,就是最好的状态。所以赏蜡梅的情怀也不宜过于浓烈,慢慢地看,淡淡地品,才能得其雅韵。无论是严冬还是春日,无论平淡与繁盛,都要守住一颗从容的心,不辜负每枝花,不错过每一缕晨曦,如此才能常得清欢。

投稿邮箱:

1286196998@qq.com